

從森林開始

藝術家安聖惠與撒部・噶照洛宏汀駐村紀實

文、攝影／張凱鈞（法國布爾日國立高等藝術學院（ENSAdé Bourges）研究生、藝術家駐村期間口譯）

關於洛宏汀森林藝術節

2013年6月，兩位台灣原住民藝術家安聖惠（Eleng Luluan）與撒部・葛照（SapudKacaw），獲選參與法國洛宏汀之家（La Maison Lautentine）第四屆自然森林區藝術節(D'abord les forêt / opus 4) 駐村創作與交流。

洛宏汀之家座落於法國東北部的香檳阿登區（Champagne-Ardenne）奧特曼省(Haut-Marne) 的小鎮Aubepierre-sur-Aube，是一個僅有200位居民的村鎮。洛宏汀之家的主持人皮耶爾・彭喬凡尼先生（Pierre Bongiovanni）自2008年起，開始傾心籌劃此森林藝術節，今年已是第四屆，過去有上百位藝術

家曾經在此創作、展出，從2011年起，策展人李儀衛開始與皮耶爾進行共同策展，並親自到臺灣挑選藝術家，至今也已經有多位台灣藝術家受邀參與。

本屆藝術節的主題為「具有各種觀看性的美術館」（Le musée des Regards），策展人在這個命題下並不是為了追求已經被假設的「觀看」的真實

存在，而把觀看視為一種開放性的提問，他帶我們通往各種存有（être）的路徑。

今年，策展人匯集了來自各地共36位藝術家，串聯了周邊的四個小鎮。

當地的古堡、市政廳、森林、洗衣廠、豬舍都成為了藝術家的展覽空間，因為該地的地景和環境本身所具有之特性：人與地之間的「共生、共存」；成為此藝術節的一大特色，同時也挑戰著藝術家的適應能力與想像力。

香檳區為法國森林佔地最廣的區域之一，當地人將該地形容為「綠色沙漠」，而豐富的森林資源影響著當地人的生活形態。兩位藝術家都帶著自己在台灣與木材之間的故事，來到這個全新的場域中。他們花了大量的時間與環境對話，也在過程中一點一點地建構著作品的雛形。原住民與家鄉土地之間密切的關係，讓他們在法國香檳區這片異國的土地上，能短時間內對環境有一定的掌握，根據不同的時空調整，和土地對話。在觀察與調整之中，使用當地特有的林木材料，與土地共同編織出新的作品。

安聖惠

在雲之上，在地之下

安聖惠在駐村期間，在異地看到落差，從各種角度尋找自己的位置。

這塊完整無瑕土地，腦中浮現的卻是在八八風災的摧殘下支離破碎的家園。「當天早晨，當飛機即將降落在法國的土地，我從窗戶瞥見翠綠的草地、黃澄澄的花海，一塊塊有機的方陣排列如拼布一般，被犁過的紅土書寫的痕跡、像是細緻的織物…」聖惠向我形容著。然而她在這個高度，面對著這田園詩般的美景，凝視著。

2009年的八八風災，重創了聖惠的故鄉屏東，



聖惠與撒部走在油菜花田間的小徑。



1 $\frac{2}{3}$ 兩位藝術家在洛宏汀之家的工作區域。左為聖惠、右為撒部。 2 兩位藝術家為當地雜誌進行拍攝。 3 安聖惠將柳條與主結構串接在一起。

在土地上和她的心裡都留下了難以撫平的傷痕。這場浩劫之後，大量的漂流木被沖刷至海岸，聖惠在東海岸結識了漂流木，並在漂流木上找到了與她自己共同的記憶及相通的語言，漂流木這時就像她身體的延續。

聖惠出生在魯凱族的頭目世家中，在她的血液中流著原住民的精神，但同時又與「自我」不斷拉扯，身為一位藝術家，她用藝術讓兩者不致脫鉤，她用作品填滿生命不完整的部分。

在魯凱族的傳統中，百合花象徵著純潔。只有

保有貞潔的女性才有資格將在額前佩戴百合花，否則則帶野花。就如同一塊土地一但被毀損，就難以回復原初的狀態。在聖惠近期的創作中，經常出現百合花瓣的符號。對聖惠而言，百合花瓣的崇高與聖潔，就像飛鳥的翅膀一般，難以碰觸。這個符號在她的作品中象徵著完全，卻也象徵著缺席。她曾說：「我真希望人們的生命能夠彼此交換，…若非真正經歷過，很多事我們將無法理解和想像。」

聖惠在這次的創作中使用了當地的花柳木（為當地的一級木材，這種木頭強韌並帶有優美的木

紋）。聖惠所使用的是經過工業裁切機切割過後不用的邊材，她將之去下樹皮後，雕塑成各種尺寸的百合花瓣造型，之後將百合花瓣以有機的方式互相搭構而起，並以柳條纏繞、串起。地上則鋪著殘缺不全的瓦片。作品安置在洛宏汀之家腹地廣大的花園中央，遠觀如同從天向地撒下，但結構本身卻又緊密相互聯結。裝置隨著不同的視角，與周遭環境中的地景互動著，也呈現不同的姿態。

除了駐村創作的作品以外，策展人也邀請了安聖惠在台灣所做的的五件作品在當地十六世紀的



教堂展出。作品懸掛在教堂中央通向祭壇的走道上方，椰子纖維的色澤和教堂的光線相互對照，雕塑的造型與教堂內部挑高的拱頂結構相互交織，作品與建築體就如同兩個使用著不同語言的人能夠相互理解一般地奇妙，這樣的結果也超出聖惠當初對裝置結果的預期。

撒部·噶照 當色彩成為一種語言

撒部是第一次造訪法國，在還未經驗人們印象



1 | 2

- 1 安聖惠的五件作品遠從台灣被邀請展出。圖為作品陳設於當地教堂的情景。
- 2 撒部將各色的打包帶鑲入樹皮

對原住民而言，與周遭環境對話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撒部在駐村初期，花了非常多的時間與這塊土地溝通。六月的法國正是草木滋長百花盛放的季節，油菜花和田野充滿生命力的鮮濃色彩讓撒部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於語言不通，顏色成為撒部與當地環境溝通的媒介。

原本就精通木雕、石雕、鐵雕的撒部，在洛宏汀之家仍不斷嘗試進行著不同材質的運用和結合。他在這次的創作中，使用了當地的柳木與南方松，依著曲折的樹幹塑形，豎立在地上如一座座高聳入天的紀念碑，同時有著樹

木向上伸長的韌度和生命力。在樹幹的外部，撒部鑲嵌上了多彩的打包帶(又稱捆紮帶，以尼龍與聚酯為原料)。由於阿美族近年開始使用多彩的打包帶取代柳條進行提袋的編織，打包帶成為撒部在近期創作中發展出的新媒材，它鮮明的色彩也讓人想起阿美族傳統服飾的特色，也延展了部落的文化精神。打包帶與樹皮交織，自然與人造材質結合，提供了一種矛盾卻又協調的視覺經驗。簡練的造型中

中法國巴黎的浪漫與奢華之前，他直接來到了這個被當地人喻為綠色沙漠的Haute-Marne省。撒部看到的是石頭砌成的古老房舍，跨越五個世紀的教堂或廢墟，一望無際的油菜花海和麥田…，與為數不多但卻親切可人的居民。

從小就在花東地區成長的撒部，對大自然非常熟悉。在不同文化時空之下，當地的一草一木似乎用著不同的語彙，對撒部訴說著這片土地的故事。



收納了視覺、文化精神、材質上的各種強度以及閱讀上的可能性，進而帶出一種放諸宇宙皆準的藝術語彙。

兩位藝術家皆未經學院的訓練，他們憑藉著與土地之間的親近與默契，以自然為師，並從中汲取創作的養分。他們對環境變化及自然材質具有極高的敏銳度，這份敏銳度讓他們在異鄉仍能夠保持非常好的創作狀態，在五週的駐村期間讓自己的創作及生命經驗在異國的土地上延續。

參訪

撒部與聖惠的駐村天數為所有藝術家中之最長，策展人對兩位藝術家的照顧可以說是無微不至。在他們創作的過程中，皮耶爾總是想盡辦法協助兩位藝術家實現他們的作品。他親自帶著兩位參訪各種訪材料工廠，如該區最大的全自動化木材加工廠、鐵工廠和柳條培植的農商與每年可以出產三十噸黃瓜的大型溫室等等。這些參訪都是皮耶爾為了拓展兩位藝術家對所能利用資源的了解，更進一步增加對材料的想像，他甚至不惜動用自己的私人關係為藝術家打點材料。

在假日的空間，策展人經常親自開車帶著兩位

藝術家深入當地的森林小路及田間小徑，並耐心地介紹當地生長的作物、出沒的動物，亦或古老的教堂、馬廄、廢墟、百年老樹等等的歷史。有時安排些特別行程，拜訪當地藝術家、獵人、非洲面具收藏家、鄰近小鎮的二手市集等等。這些安排使兩位藝術家對當地環境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

交流與對話

在駐村期間，策展人每天會邀請不同出生、職業、背景的人一同聚餐，訪客們可能是藝術家、記者、當地居民或是遠道而來的貴客。這是兩位藝術家在當地與人們交流的主要時刻，也是一切交流的起點。策展人皮耶爾總是非常有耐心地從地理、歷史、文化特色等多面向地去建構來訪者對兩位藝術家的基本認識。兩位藝術家則藉由作品集，一次一次地，在不同的聚餐中，與訪客們分享自己的創作故事和部落的文化。對話過程中，當地人藉著兩個藝術家的分享，也慢慢抓到了台灣原住民的輪廓。撒部與聖惠同時透過與「人」的交流，對當地的認識更深刻，也結識了許多來自四面八方的藝術家，彼此在創作上交換意見與心得，兩位藝術家也因此結識許多朋友。

在駐村期間，遇到許多人對原住民藝術家在台灣如何被定位感到好奇。原住民的當代藝術一詞逐漸成形，但也仍在變動之中。這十餘年來，原住民藝術家開始從傳統工藝跳脫出來，再進入受西方當代藝術影響甚深的台灣當代藝術領域，然而原住民的創作依然建立在部落的文化脈絡之中，檢視標準上的分歧也造成了歸類法的混亂。

原住民藝術在當代的定位，對於原住民藝術家在當代藝術範疇，與原住民傳統工藝之間面臨的兩難，皮耶爾回應到：「對我而言原住民藝術和當代藝術是不需要區隔的…工藝作品對我而言也可以等價看待。」

原住民藝術在當代的定位仍被不斷地被藝評家、原住民文化研究者、藝術史學者、文化地理學家、政治家…給予新的註釋。今天，當同樣的問題在法國被討論，兩位藝術家似乎成為了台灣原住民藝術一詞的縮影，當地遇見的人頂多只能參照其他國家原住民的藝術現況，但又漸漸從中認知到一些前題上的差異。最後，大部分的人選擇暫時放下這個巨大的問題，回到藝術家自己的故事，回到作品本身，欣賞這些漂洋過海的種子，在這短短的幾週，如何從抽芽、被滋養，到最後在這他者之域向人們綻放。

每天結束工作之後，撒部用一把向鄰居借的吉他，在晚餐時間，用他的聲音分享阿美族的歌謠，並介紹每首歌背後的故事，在場的所有人都享受在這來自台灣高山又帶著太平洋氣味的旋律和歌聲中，同時也感受到阿美族的熱情與歡樂。

一個給所有人的藝術節

皮耶爾在藝術家的挑選上，除了廣納了來自世

界各地從事各類型創作的藝術家之外，藝術家在創作背景上的歧異度在當代藝術展覽中也極為少見，受邀者從非學院出生的素人藝術家、美術學院的老師、學生，到當地自學創作的居民；從當地的已故攝影師雷恩·歐伯利(Léon Aubry)的回顧展，到非洲面具收藏家合作展覽，呈現出藝術極大的包容度。當然來自台灣的兩位原住民藝術家也在藝術節當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策展人試圖打破藝術的各種門檻與界限，在資本主義的當代藝術機制掛帥的時代，皮耶爾藉由此藝術節，對這正在窄化中的藝術生態進行回歸，並尋找著最貼近藝術本質的烏托邦。

6月29日當天，展覽在花草盛放的洛宏汀之家順利開幕，四十多位藝術家的作品分別在五個小鎮向所有觀眾開放。當天開幕儀式，由撒部和聖惠以原住民傳統儀式為典禮揭開序幕，撒部用阿美族的母語感謝祖靈和土地，一切寂靜中，撒部宏亮的聲音穿過遼闊的草原，回蕩在山林之間，震動著土地也感染了近百位的參與者。這個儀式似乎如同兩位藝術家這次駐村交流的句點，但是卻也是另一個起頭。這次的藝術節中，兩位藝術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帶來了豐富的文化，帶來了台灣原住民獨有的熱情和藝術能量，並將這一切深植在當地人的心中。駐村期間所完成的作品，在日後展出期間不斷收到正面的評價與回響。撒部與聖惠在6月30日暫別了這個美麗的土地，但他們的作品將繼續感動更多更多的人。

【後記，撒部與聖惠的兩件作品之後也將移往位於巴黎外圈的安得烈西-南希島(André-sy-île Nancy)的當代藝術中心繼續展出。聖惠因為本次駐村交流，又受邀參與勃根第的另一個駐村計畫。】✎



撒部、曉照駐村期間所完成的雕塑作品